

卷第一百九十四 豪俠二

崑崙奴 侯彝 僧俠 崔慎思 聶隱娘

崑崙奴

唐大歷中，有崔生者，其父為顯僚，與蓋代之勳臣一品者熟。生是時為千牛，其父使往省一品疾。生少年，容貌如玉，性稟孤介，舉止安詳，發言清雅。一品命姬軸簾，召生入室。生拜傳父命，一品欣然愛慕，命坐與語。時三妓人豔皆絕代，居前，以金甌貯含桃而劈之，沃以甘酪而進。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，擎一甌與生食。生少年赧妓輩，終不食。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，生不得已而食。妓哂之，遂告辭而去。一品曰：「郎君閒暇，必須一相訪，無問老夫也。」命紅綃送出院。時生回顧，妓立三指，又反三掌者，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：「記取。」餘更無言。生歸，達一品意。返學院，神迷意奪，語減容沮，怵然凝思，日不暇食，但吟詩曰：「誤到蓬山頂上游，明璫玉女動星眸。朱扉半掩深宮月，應照瑤芝雪豔愁。」左右莫能究其意。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，顧瞻郎君曰：「心中有何事，如此抱恨不已？何不報老奴。」生曰：「汝輩何知，而問我襟懷間事。」磨勒曰：「但言，當為郎君釋解，遠近必能成之。」生駭其言異，遂具告知。磨勒曰：「此小事耳，何不早言之，而自苦耶？」生又白其隱語，勒曰：「有何難會，立三指者，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，此乃第三院耳；返掌三者，數十五指，以應十五日之數；胸前小鏡子，十五夜月圓如鏡，令郎來耶。」生大喜不自勝，謂磨勒曰：「何計而能導達我鬱（鬱「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）結？」磨勒笑曰：「後夜乃十五夜，請深青絹兩匹，為郎君束身之衣。一品宅有猛犬，守歌姬院門，非常人不得輒入，入必噬殺之。其警如神，其猛如虎，即曹州孟海之犬也。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。今夕當為郎君搗殺之。」遂宴犒以酒肉。至三更，攜鍊椎而往。食頃而回曰：「犬已斃訖，固無障塞耳。」是夜三更，與生衣青衣，遂負而逾十重垣，乃入歌姬院內，止第三門。繡戶不扃，金缸微明，惟聞妓長歎而坐，若有所俟。翠環初墜，紅臉才舒，玉恨無妍，珠愁轉瑩。但吟詩曰：「深河鶯啼恨阮郎，偷來花下解珠璫。碧雲飄斷音書絕，空倚玉簫愁鳳凰。」侍衛皆寢，鄰近闐然。生遂緩牽簾而入。良久，驗是生。姬躍下榻，執生手曰：「知郎君穎悟，必能默識，所以手語耳。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，而能至此？」生具告磨勒之謀，負荷而至。姬曰：「磨勒何在？」曰：「簾外耳。」遂召入，以金甌酌酒而飲之。姬白生曰：「某家本富，居在朔方。主人擁旄，逼為姬僕。不能自死，尚且偷生。臉雖鉛華，心頗鬱結。縱玉箸舉饌，金炉泛香，雲屏而每進綺羅，繡被而常眠珠翠；皆非所願，如在桎梏。賢爪牙既有神術，何妨為脫狴牢。所願既申，雖死不悔。請為僕隸，願待光容，又不知郎高意如何？」生愀然不語。磨勒曰：「娘子既堅確如是，此亦小事耳。」姬甚喜。磨勒請先為姬負其囊妝奩，如此三復焉。然後曰：恐遲明，遂負生與姬，而飛出峻垣十餘重。一品家之守禦，無有警省，遂歸學院而匿之。及旦，一品家方覺。又見犬已斃，一品大駭曰：「我家門垣，從來邃密，扃鎖甚嚴，勢似飛騰，寂無形跡，此必使士而挈之。無更聲聞，徒為患禍耳。」姬隱崔生家二歲，因花時，駕小車而游曲江，為一品家人潛志認，遂白一品。一品異之，召崔生而詰之事。懼而不敢隱，遂細言端由，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。一品曰：「是姬大罪過，但郎君驅使逾年，即不能問是非，某須為天下人除害。命甲士五十人，嚴持兵仗圍崔生院，使擒磨勒。磨勒遂持匕首，飛出高垣，警若翅翕，疾同鷹隼。攢矢如雨，莫能中之。頃刻之間，不知所向。然崔家大驚愕。後一品悔懼，每夕，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，如此週歲方止。後十餘年，崔家有人，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，容顏如舊耳。（出《傳奇》）

侯彝

唐大歷中，有萬年尉侯彝者好尚心義，嘗匿國賊。御史推鞠理穹，終不言賊所在。御史曰：「賊在汝左右膝蓋下。」彝遂揭階磚，自擊其膝蓋，翻示御史曰：「賊安在？」御史又曰：「在左膝蓋下。」又擊之翻示。御史乃以鑿貯烈火，置其腹上。煙烽烤，左右皆不忍視。彝怒呼曰：「何不加炭！」御史奇之，奏聞。代宗即召見曰：「何為隱賊，自貽其苦若此？」彝對曰：「賊臣實藏之。已然諾於人，終死不可得。」遂貶之為端州高要尉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僧俠

唐建中初，士人韋生移家汝州，中路逢一僧，因與連鑣，言論頗洽。日將夕，僧指路歧曰：「此數里是貧道蘭若，郎君能垂顧乎？」士人許之，因令家口先行。僧即處分從者，供帳具食。行十餘里，不至。韋生問之，即指一處林煙曰：「此是矣。」及至，又前進。日已昏夜，韋生疑之，素善彈，乃密於靴中取張卸彈，懷銅丸十餘，方責僧曰：「弟子有程期，適偶貪上人清論，勉副相邀，今已行二十里，不至何也？」僧但言用行。是僧前行百餘步，韋生知其盜也，乃彈之。僧正中其腦。僧初若不覺。凡五發中之，僧始捫中處，徐曰：「郎君莫惡作劇。」韋生知無可奈何，亦不復彈。良久，至一莊墅，數十人列火炬出迎。僧延韋生坐一廳中，笑云：「郎君勿憂。」因問左右：夫人下處如法無？復曰：「郎君且自慰安之，即就此也。」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，供帳甚盛，相顧涕泣。即就僧，僧前執韋生手曰：「貧道盜也，本無好意。不知郎君藝若此，非貧道亦不支也。今日固無他，幸不疑耳。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。」乃舉手搗腦後，五丸墜焉。有頃布筵，具蒸犢，犢上笱刀子十餘，以韭餅環之。揖韋生就座，復曰：貧道有義弟數人，欲令謁見。「言已，朱衣巨帶者五六輩，列於階下。僧呼曰：「拜郎君！汝等向遇郎君，即成齏粉矣。」食畢，僧曰：「貧道久為此業，今向遲暮，欲改前非。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，欲請郎君為老僧斷之。乃呼飛飛出參郎君。飛年才十六七，碧衣長袖，皮肉如臘（明抄本「臘」作「脂」）。僧曰：「向後堂侍郎君。」僧乃授韋一劍及五丸，且曰：「乞郎君盡藝殺之，無為老僧累也。」引韋入一堂中，乃反鎖之。堂中四隅，明燈而已。飛飛當堂執一短鞭，韋引彈，意必中。丸已敲落，不覺躍在樑上，循壁虛躡，捷若猿獍。彈丸盡，不復中。韋乃運劍逐之，飛飛倏忽逗閃，去韋身不尺。韋斷其鞭數節，竟不能傷。僧久乃開門，問韋：「與老僧除得害乎？」韋具言之。僧悵然，顧飛飛曰：「郎君證成汝為賊也，知復如何。」僧終夕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。天將曉，僧送韋路口，贈絹百匹，垂泣而別。（出《唐語林》，明抄本作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崔慎思

博陵崔慎思，唐貞元中應進士舉。京中無第宅，常賃人隙院居止。而主人別在一院，都無丈夫，有少婦人三十餘，窺之亦有容色，唯有二女奴焉。慎思遂遣通意，求納為妻。婦人曰：「我非仕人，與君不敵，不可為他時恨也。」遂以為妾，許之，而不言其姓。慎思遂納之。二年餘，崔所取給，婦人無倦色。後產一子，數月矣，時夜，崔寢，及閉戶垂帷，而巳半及，忽失其婦，皆驚之。

意其有奸，頗發忿怒。遂起，堂前彷徨而行。時月朧明，忽見其婦自屋而下，以白練纏身，其右手持匕首，左手攜一人頭。言其父昔枉為郡守所殺，入城求報，已數年矣，未得；今既克矣，不可久留，請從此辭。遂更結束其身，以灰囊盛人首攜之。謂崔曰：「某幸得為君妾二年，而已有一子。宅及二婢皆自致，並以奉贈，養育孩子。」言訖而別，逾跨牆越舍而去。慎思驚歎未已。少頃卻至，曰：「適去，忘哺孩子少乳。」遂入室。良久而出曰：「喂兒已畢，便永去矣。」慎思久之，怪不聞嬰兒啼。視之，已為其所殺矣。殺其子者，以絕其念也。古之俠莫能過焉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聶隱娘

聶隱娘者，唐貞元中，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。年方十歲，有尼乞食於鋒舍，見隱娘悅之。云：「問押衙乞取此女教？」鋒大怒，叱尼。尼曰：「任押衙鐵櫃中盛，亦須偷去矣。」及夜，果失隱娘所向。鋒大驚駭，令人搜尋，曾無影響。父母每思之，相對涕泣而已。後五年，尼送隱娘歸。告鋒曰：「教已成矣，子卻領取。」尼歛亦不見。一家悲喜。問其所學，曰：「初但讀經念咒，餘無他也。」鋒不信，懇詰。隱娘曰：「真說又恐不信，如何？」鋒曰：「但真說之。」曰：「隱娘初被尼挈，不知行幾里。及時，至大石穴之嵌空數十步，寂無居人，猿狖極多，鬆蘿益邃。已有二女，亦各十歲，皆聰明婉麗不食。能於峭壁上飛走，若捷猿登木，無有蹶失。尼與我藥一粒，兼令長執寶劍一口，長二尺許，鋒利，吹毛令剗，逐二女攀緣，漸覺身輕如風。一年後，刺猿狖。百無一失。後刺虎豹，皆決其首而歸。三年後能飛，使刺鷹隼，無不中。劍之刃漸減五寸。飛禽遇之，不知其來也。至四年，留二女守穴，挈我於都市，不知何處也。指其人者，一一數其過曰：「為我刺其首來，無使知覺。定其膽，若飛鳥之容易也。」受以羊角匕首，刀廣三寸。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，人莫能見。以首入囊，返主人舍，以藥化之為水。五年，又曰：「某大僚有罪，無故害人若干。夜可入其室，決其首來。」又攜匕首入室，度其門隙，無有障礙，伏之樑上。至暝，持得其首而歸。尼大怒曰：「何太晚如是！」某云：「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，未忍便下手。」尼叱曰：「已後遇此輩，先斷其所愛，然後決之。」某拜謝。尼曰：「吾為汝開腦後藏匕首，而無所傷。」用即抽之，曰：「汝術已成，可歸家。」遂送還。雲後二十年，方可一見。鋒聞語甚懼，後遇夜即失蹤，及明而返。鋒已不敢詰之，因茲亦不甚憐愛。忽值磨鏡少年及門，女曰：「此人可與我為夫。白父，父不敢不從，遂嫁之。其夫但能淬鏡，餘無他能。父乃給衣食甚豐，外室而居。數年後，父卒。魏帥稍知其異，遂以金帛署為左右史。如此又數年。至元和間，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，使隱娘賊其首。引娘辭帥之許。劉能神算，已知其來。召衙將，令來日早至城北，候一丈夫一女子，各跨白黑衛。至門，遇有鵲前噪夫，夫以弓彈之，不中，妻奪夫彈，一丸而斃鵲者。揖之云：「吾欲相見，故遠相祗迎也。」衙將受約束，遇之。「隱娘夫妻曰：「劉僕射果神人，不然者，何以洞吾也，願見劉公。」劉勞之。隱娘夫妻拜曰：「合負僕射萬死。」劉曰：「不然，各親其主，人之常事。魏今與許何異，願請留此，勿相疑也。」隱娘謝曰：「僕射左右無人，願舍彼而就此，服公神明也。」知魏帥之不及劉。劉問其所須，曰：「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。」乃依所請。忽不見二衛所之，劉使人尋之，不知所問。後潛收布囊中，見二紙衛，一黑一白。後月餘，白劉曰：「彼未知住，必使人繼至。今宵請剪髮，繫之以紅絹，送於魏帥枕前，以表不回。」劉聽之。至四更卻返曰：「送其信了，後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，及賊僕射之首。此時亦萬計殺之，乞不憂耳。」劉豁達大度，亦無畏色。是夜明燭，半宵之後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，飄飄然如相擊於床四隅。良久，見一人自（「自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空而踏，身首異處。隱娘亦出曰：「精精兒已斃。」拽出於堂之下，以藥化為水，毛髮不存矣。隱娘曰：「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。空空兒之神術，人莫能窺其用，鬼莫得躡其蹤。能從空虛之入冥，善無形而滅影。隱娘之藝，故不能造其境，此即係僕射之福耳。但以于闐玉周其頸，擁以衾，隱娘當化為蟻蠊，潛入僕射腸中聽伺，其餘無逃避處。」劉如言。至三更，瞑目未熟，果聞頸上鏗然，聲甚厲。隱娘自劉口中躍出。賀曰：「僕射無患矣。此人如俊鵲，一搏不中，即翩然遠逝，恥其不中。才未逾一更，已千里矣。」後視其玉，果有匕首划處，痕逾數分。自此劉轉厚禮之。自元和八年，劉自許入覲，隱娘不願從焉。云：「自此尋山水，訪至人，但乞一虛給與其夫。」劉如約。後漸不知所之。及劉薨於統軍，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，柩前慟哭而去。開成年，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，至蜀棧道，遇隱娘，貌若當時，甚喜相見，依前跨白衛如故。語縱曰：「郎君大災，不合適此。」出藥一粒，令縱吞之。雲來年火急拋官歸洛，方脫此禍。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。縱亦不甚信，遺其繒彩，隱娘一無所受，但沉醉而去。後一年，縱不休官，果卒於陵州。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。（出《傳奇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